

遙觀英國女王金禧

英國伊莉莎白女王(Queen Alexandra Mary Elizabeth, b. 1926, June 2, 1952 登位), 在位已五十年。她是英國第二位在位最久的女王。在這世界局勢多變的時代, 能夠安定的保持王位忒多年, 也保持住首領, 是很難得的, 真正值得慶祝。

伊莉莎白同英國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苦日子, 在德國轟炸下的倫敦, 與國人共患難。靠美國的拯救, 免於被征服而倖存。戰後仰賴美國的救濟, 從貧困破落中得到復興。不過, 往昔“日不落的大不列顛”雄風, 迅速的消失, 只剩下了蕞爾英倫三島(實際上是二島半, 愛爾蘭已經獨立, 僅存北部), 不能說日子過得好。更淒涼的, 是英國道德的沒落, 英王是名義上的教會領袖, 但教會荒涼, 信仰破產, 人民不去教堂。至於她自己的家, 更是不像話: 所有兒女, 除了幼子 Edward 外, 百分之百的離婚率, 品德不堪問聞, 作了全國敗德的表率。王太子查理離婚後, 又同一名離婚女子混在一起, 並且獲得女王的認同, 真完成了腐敗的圓圈了。

在金禧慶典中, 仍然是十分熱鬧, 群眾聚集在白金罕宮場地上。雖然落著雨, 盛況不減。只是喧鬧的搖滾音樂, 既欠莊嚴, 又有衰敗之感。不知女王的心中, 是否真箇歡樂?

在伊莉莎白前的一位英國女王, 是十九世紀長期統治的維多利亞(Alexandrina Victoria, 1819-1901)。

維多利亞於 1837 年, 十八歲登位, 在位六十三年多, 正值英國的全盛時期, 威勢壯大, 如日中天。她並被尊為大不列顛帝國及印度的女皇, 領土屬地遍於各洲。

有一個非洲國家的使臣來覲見, 盛稱英國的偉大, 並詢問其強盛之道。維多利亞拿一本聖經給來使, 對他說: “回去復告你的王子, 這本書 [聖經] 是英國所以偉大的秘密。”

1897 年, 英國女皇維多利亞在位六十年, 全國舉行鑽禧慶祝, 舉世同歡。倫敦泰晤士報(London Times)徵請最有名的吉普霖, 寫一首詩。他寫了“Recessional”(聖職人員及詩班退席時唱的聖詩), 並聲明發表時及以後, 都不接受任何報酬。那時的大英帝國, 是舉世無匹的海上霸權, 擁有歷史上從沒有過最遼闊的疆土。

吉普霖(Rudyard Kipling, 1865-1936), 二十歲即有文名, 著有多本小說及詩集。在二十七歲的時候, 被英國認為是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 以後第一人。

1907 年, 成為第一個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英人。他心目中理想的殖民地政策, 應該是宣揚福音, 而不歧視本土文化; 發揚英

國聲威，而不欺壓弱小民族。這可稱為羅曼蒂克福音思想。據說，他曾兩次婉謝封授爵士勳銜，那是英國人的最高榮譽。

當受邀寫詩的時候，他竟然沒想到那是怎樣的場合，要討甚麼人歡喜，寫出來的詩，像是先知耶利米的信息，不像是慶祝，頌揚，也沒有感恩的體面話，卻是祈求神的憐憫。其所表達的信息，是曲終人散，盛況過去。也許，他心目中的偉大，另外有其定義。我們不知道，他到底是看見了甚麼異象，使他寫出這樣的詩章。這激使國人批評，也使有些人深思。但不到半個世紀，吉普森的話應驗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國，竟然沒落了，往昔的興盛，一去不返。

今天，如果我們記得英國的慘痛經驗，可以使我們避免英國所經驗的慘痛：無論甚麼國家，甚麼人，蒙神的恩典，叫你與人不同，仍然應該想一想：“恐怕我們忘記”！

曲終人散

我們先祖自古信奉的神，
我們迤遠戰線的主，
在祂可畏的手覆蓋下，
從棕櫚到寒松的疆土；
主萬軍之神啊，還求與我們同在，
恐怕我們忘記 — 恐怕我們忘記！

喧囂和呼喊靜息了；
首領和君王都消逝；
謙卑和痛悔的心，
依然是你古老的祭。
主萬軍之神啊，還求與我們同在，
恐怕我們忘記 — 恐怕我們忘記！

遠去了，我們的軍艦消隱；
海嶼和沙丘上的煙火低沉；
啊，我們昨天所有的烜赫
與尼尼微和推羅一同消盡！
萬國的審判者，還求饒恕我們，
恐怕我們忘記 — 恐怕我們忘記！

如果眼前的權力使我們沉醉，
放肆的口舌對你失去敬畏，
像外邦人那樣的誇口，
或像沒有律法的賤胚 —
主萬軍之神啊，還求與我們同在，

恐怕我們忘記 — 恐怕我們忘記！

因為外邦人的心所信託的
不過是煙囪和鐵船殼，
看守，卻不求你看守，
在塵土上建造所有塵土優越，
瘋狂的誇張和愚昧的話語 —
主啊，求你憐憫你的百姓！

Recessional

God of our fathers, known of old,
Lord of our far-flung battle-line,
Beneath whose awful hand we hold
Dominion over palm and pine —
Lord God of Hosts, be with us yet,
Lest we forget — lest we forget!

The tumult and the shouting dies;
The captains and the kings depart;
Still stands Thine ancient sacrifice,
An humble and a contrite heart.
Lord God of Hosts, be with us yet,
Lest we forget—lest we forget!

Far-called, our navies melt away;
On dune and headland sinks the fire:
Lo, all our pomp of yesterday
Is one with Nineveh and Tyre!
Judge of nations, spare us yet,
Lest we forget—lest we forget!

If, drunk with sight of power, we loose
Wild tongues that have not Thee in awe,
Such boasting as the Gentiles use,
Or lesser breeds without the law—
Lord God of Hosts, be with us yet,
Lest we for get—lest we forget!

For heathen heart that puts her trust
In reeking tube and iron shard —
All valiant dust that builds on dust,
And guarding, calls not Thee to guard —
For frantic boast and foolish word.
Thy mercy on Thy people, Lord!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
English author, poet

願吉普森的詩，也成為我們的禱告：求神施憐憫，讓祂的子民肯謙卑，記念神的恩典，認罪悔改，轉離惡行，免得神的刑罰臨到。

週中信息 (16) :

2002 年八月十四日

從天主教醜聞說起

近年來，天主教給世人很多好的印象：關懷社會福利，促進世界和平，有人甚至把波蘭和東歐政權的民主化，都歸功於教皇若望保祿二世的催化作用。雖則有些是過譽或牽強，但至少在反墮胎運動上，天主教有不可抹煞的貢獻：如果不先拯救無辜的小生命，肯定的不能拯救其靈魂。幾年前，身不滿五尺的特若莎修女，給人偉大的形象：當她於白宮早禱會中，坐在克林頓 (Bill Clinton) 的旁邊，侃侃而談，不妥協的指責殺嬰的罪惡，使身高六呎開外的世界強國的大總統，變成了道德上的矮子。顯然的，我們該知道，她指責的是全美國，包括美國的更正教會。在這方面，福音派教會，比人家遲了近二十年，才覺醒過來。

在這充滿道德相對論，沒有絕對是非的世界，有原則是十分值得敬佩的事。不過，有原則還要上下一貫，表裏一致。

近來美國天主教會，暴露出神甫的醜聞。我們千萬要避免聽見別人的失敗就歡喜，以為是自己的成功；倒是要為他們惋惜，因為那是不幸的事，到底是主的名受到虧損，更要自己省察，警惕，免得陷於同樣的錯誤。

米蘭主教安伯羅修 (St. Ambrosius, 339-397) 說的名言，常常被誤用：“身在羅馬，作羅馬人所作的。”其實，他是說到在羅馬時，照羅馬教會的禁食方式；而不是說改變生活習慣，更不是沒有道德原則。斷章取義的引用，問題有多大！

但不幸，當羅馬帝國接受了基督教為國教，對教會的迫害成為過去。光榮移植到羅馬的教廷，沒有改化羅馬的罪惡，反讓罪惡侵染。中古時代的教廷，成為腐敗的宮廷，所有的罪惡無不俱備，包括：鉤心鬥角，凶殺，用毒，淫亂，同性戀，一片烏煙瘴氣。到羅馬去的人，從聖方濟，到馬丁路德，都表示吃驚，失望。甚至有教皇的私生子，九歲就作了紅衣大主教。而更有進者，十六世紀基督教世界最著名的人文主義學者伊拉斯謨 (Desiderius Erasmus, c.1466-1536) 是神甫 Roger Gerard 的兒子。那時的羅馬天主教教職人員，同宮廷政客一樣敗壞，蓄有情婦並生兒育女，是平常的事。

宗教改革後，天主教的品德，一般有些改進；但在神甫獨身禁婚的制度下，醜聞成為不承認而被接受的存在事實。今代的美國，在自由的名義下，罪惡不以為是罪惡，因之就更加普遍。不過，這一波的事件，仍然有其獨特的地方：涉案人數之多，賠款數目之大，罪案性質之深及其低鄙，都是空前的，以至引起梵蒂岡教廷的關切。可憐病弱如風中燭的教宗老先生，還得宣召美國所有的樞機去查詢；查詢後，也沒有具體的解決方法，恐怕全美主教聯會也無奈其何。

問題應該怎樣辦？總不能以積久難返就置之不理，也不能積非成是。基督教也會面臨，或已經有同樣的問題；雖然多少可能不同，但那只是程度上的差別，如果不面對現實，少數會成多數，正如“孩子是成人的父親”(William Wordsworth 語) 一樣。

首先，要有清楚的呼召，有奉獻的心志，並經常保持其使

命感。“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來一二：1,2)近代的教會事工企業化，使教牧人員以為只不過是專業之一，看不見天上的主，失去了事奉何效法的目標，難免跑差了路頭。聖經說過：“總要存心誠實敬畏主。無論作甚麼，都要從心裏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裏，必得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西三：22-24) 如果不是這樣，倒不如去作世界正當的職業。

近年來，天主教面對缺乏人力資源的壓力，在職教牧都老化，新人不肯參與，不得不降格以求。這是基督教會也有的問題，必須從長遠著想，準備應付；但最壞的方法是濫竽充數，那不能解決問題，只能產生更大的問題。記得：神呼召士師基甸對抗強敵，用人孔亟之時，不是愁人少，而是怕不對的人太多；神教他淘汰蕪雜分子，剩下只有三百人，而能夠擊敗米甸十三萬五千人(士七：7)。 現代人相信算術即戰術；但神的算術是不同的。

教會的事工，是最難作的，也是最容易作的工作。心志不對的人，遇到要受苦難的時候，就知難而退；但在平順中，一事不作，會飽暖思淫慾，把心思用在犯罪上。時代雜誌(*Time*)在2002年五月二十日的記載，天主教神甫中，同性戀的人數約為15%至55%之多，比一般大眾高了許多倍(一般估計的數字約2%至5%)。他們更性虐待幼童，近來還涉嫌殺害女童，是何等難以想像的事！當然這不能諉之於心性不正常，而該承認是品德問題。

因此，教會不能沒有充分監督。教會民主化的風尚，相對的失去權威，或反對權威。但人性是敗壞的，沒有監督，不僅養成怠惰，也使人為所欲為，沒有誰干涉，就成為性格，以至愈趨於下，愈陷愈深。這正是所謂“獨立教會”的病弊。天主教雖然有規條，有教階制度，但如果不管，就發生不了作用，也不免有同樣趨勢。結果，本來私人的品德問題，由庫款出帳私了。而更發現不僅是過犯，連涉及刑事罪，也被掩蓋起來。主教本該是監督的，對神甫的犯罪，既然視而不見，overseer竟然只是onlook或overlook；有時連自己也有同樣的毛病，不監不督豈不是自然的？

當然，教會不能叫工作人員都過監獄生活；但縱容不察，是把他們送進監獄的道路。教會有罪惡污穢固然不是好事，但養成一種罪污文化，天下烏鴉一般黑，是更糟的事。所以。不要顧全面子，要不容忍罪惡，徹查嚴辦。

這就說到聖潔的重要。近年來一般的傾向，是忽略於對付罪。先是把罪的定義抹除，該叫罪的，叫作“病”，又沒有絕對的道德標準；這樣，使大眾不知道羞恥是怎會事，也就不能夠“離惡行善”，追求高尚尊貴的事。不僅是天主教，更正教也是存在著同樣的問題，教會很少指責罪惡，叫人悔改；也就不能注意美善的事(腓四：8)。 教會表面看起來，是甚問題都沒有，

大家說：“平安了，平安了！”實際上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最基本的原則，是教會的正常運作。教會的團契，是不可缺少的，卻正是時下教會的缺欠。“肢體彼此相顧”，不僅要認識，了解，還要互相關懷，包括教職人員，彼此擔當重擔，會使天國的道路容易些，可以互相勉勵，追求良善。這不是理論，需要實際的行動。

我們禱告：求主公義和焚燒的靈，潔淨教會，使人知罪，認罪，悔改，可以發光，使能夠得世人的信任和尊重，為復活主的見證，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週中信息 (17) :

2002 年八月二十一日

從聖經印刷談起

據傳：當谷騰堡(Johannes Gutenberg, c.1390-1468) 進行研究發展歐洲第一架活字印刷機的時候，聽到一個聲音：“這機器如果落在魔鬼手裏，將要為害無數的人！”谷騰堡摸起錘子，就預備把那雛型的印刷機砸掉。但聽到另外一個聲音說：“這機器可以為神使用，傳播福音，拯救許多靈魂！”他就感謝神，繼續工作下去。

這個故事，似乎寓意的成分較大於實際的對話。不過，我們知道，神是存在的，魔鬼也是有的，使用印刷機的成果，也是顯然的事實。那新發明的機器，除了印聖經之外，第一批生意中，是印製了一些“贖罪券”。

半個多世紀以後，宗教改革運動興起。奧古斯丁修院的德國教士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發表了“論贖罪券效能”(九十五條)，即是由梅因斯的印刷廠印行。在改教運

動中，德國的印刷廠，有一半以上的生意，是印馬丁路德筆下寫的聖經德文譯本和論文，使改教運動迅速遍傳歐洲。路德沒有遭受捷克宗教改革家胡司 (Jan Hus, 1372-1415) 火刑焚身的同樣結局；他坐在威登堡的書房裏，雖然不能“口誅”，卻對羅馬教皇的罪行，不斷的“筆伐”，諷刺，怒罵，揭發其諸般罪惡，光照其黑暗，眼看教皇權勢的消融，而成功神的計畫。這都是因為在胡司之後一個多世紀，有了印刷機，才有這樣不同的結果。如果說，宗教改革的成功，有相當多的部分是谷騰堡的功績，雖然他的人已經離世半個多世紀。馬丁路德因此能說：“神所給人類的最大恩賜，在救恩之外，就是印刷機。”

印刷術的發明，改進了聖經和書籍用手抄傳的古老方法，使傳播躍進了一大步，甚至改變了文化和歷史。谷騰堡的印刷術，基本上一直使用到二十世紀，並沒有多大改變，真的是獨領風騷五百年。

大約 1438 年，谷騰堡在梅因斯(Mainz)從事研究製造活字印刷機。他為了求全美，耗費了相當大的時間和資本。在這期間，他的發明要保守秘密；一直投下資金，一直需要錢，卻沒有出品和回收。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明知是不利的條件也得接受。他向一名聰明的浮士德(Johann Fust)借了一筆錢，以將來的發明和出品作抵押；浮士德既是股東，又把他的女婿放進去作技工學徒，照顧他的利益。約在 1455 年，聖經已印成，正像農作上青黃不接的時候。浮士德乘人之厄，逼著索債，谷騰堡自然無力償還，而被控告；苦於無法融轉現金，於是印刷設備和印和財產，被判歸債主所有，其中包括已印成有名的四十二行聖經。新接管的人，於 1456 年八月二十四日發行第一版聖經，是谷騰堡嘔心瀝血之作，原為的是榮耀神；卻落得給別人名利雙收。

那時，浮士德的女婿司考夫(Peter Schoffer)，作谷騰堡的助手，已經成為最優秀的技術印刷工；於是，翁婿連手合作，控制了印刷廠，於 1457 年八月十四日，出版了精美的詩篇；各篇的開始大字母，是用多色印刷裝飾，一般相信浮士德絕對作不來，自然也是谷騰堡的傑作。

谷騰堡的啟示

從地上的角度看，谷騰堡幾乎可以歸到悲劇人物一類。在人類歷史上，那樣偉大的發明，卻並沒有給他帶來財富。到晚年，貧困潦倒。有一個貴族選侯 Adolph von Nassau 同情他，給他一份乾俸，可以供應衣食和飲酒。

發明家不一定是適於經營事業的人。理念型的人物，遇到了市儈，不吃虧的時候很少。

建立在谷騰堡的技術基礎上，隨著福音的傳開，聖經成為銷路最好的書。於是出版聖經，成了盛大的行業。可惜，不是多數人有谷騰堡的心志，而不乏市儈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像浮士德那樣的人物，數不在少。

谷騰堡發明的機器，被應用也被誤用，為神工作，也被魔鬼竊奪。單以德國的實例，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的 Mein Kampf, 錯謬不堪，語無倫次，印刷出版，而暢銷風行，不能說是“災及棗梨”(因不用棗梨剞刻版而用鉛字)，而災及全民：因為在德國成為聖經之外賣得最多的書，把狂人希特拉送上最高領袖 (Der Fuhrer) 的寶座，以其謬說為方針，把國家帶入災難，而且幾乎毀滅半個世界！誤用印刷，豈不可怕！這是魔鬼竊據印刷機的不幸例子。

教會應該認識印刷傳播的威力。教會文字事工，與市儈牟利絕對不同。首先，必須以榮耀神為目的，不僅內容嚴謹，勿傳播敗壞人或低級趣味的作品，品質也要盡可能的求其精美。至於聖經，既然相信有神，相信聖經是神的話，就更該視為聖工，翻譯，製作，不容有世俗觀念，不容有私利動機；聖徒更應該積極參與這項聖工，以為對主的事奉，不要任由市儈來扒佔。但連美國這樣大的市場，信徒人數多，財力大，基督教經營出版業也相當困難：幾家大出版社，屢次易手，常是給更大的出版企業買去，或在方針上妥協，以出版暢銷書為目標，而不顧其內容，是否與信仰相合，是否對讀者有造就。是十分可惜的事，也是對印刷的濫用。

盼望信徒重視文字聖工，以人力，財力，支持文字聖工；自己經常敬謹閱讀，也要介紹給別人，看為福音工作的重要部分。這樣，印刷機就不至於被市儈霸佔，被惡魔利用，而可以充分用以榮耀主的聖名。

我們恒切禱告：求主興起人來，作文字聖工，使聖徒重視此一事工，把福音傳開。“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哈二：14 賽一一：9)。

週中信息 (18) :

2002 年八月二十八日

基督教與回教

亞德勒(Mortimer Jerome Adler, 1902—)被認為現代是最博學的人。他說到從理性路徑尋求神的過程：有神比無神合理；一神比多神合理；在一神的宗教中，基督教最合理。他接受了基督教。當然，他不是唯一達到這樣結論的人。

世界上的三大一神宗教：基督教，回教，猶太教，都是出於地中海附近的地區；也都是啟示，或自稱是啟示的宗教；以為他們的信徒，都是各根據一本經典，而有些相同的地方；更是源於同一祖宗—亞伯拉罕。奇異的是，多少年來，他們一直處於強烈的鬥爭中。

誰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聖經記載：神選召亞伯拉罕，應許要作多國之父。亞伯拉罕從他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生了以實瑪利(創一六：10-16)，以實瑪利生十二族長，是亞拉伯人的先族。但照神的命定，亞伯拉罕照應許從撒拉生的兒子是以撒，以撒的後裔，才是神特別揀選的；以撒從利百加生了雙子，以掃和雅各(以色列)，惟有以色列和他的後裔，才是神特選的(羅九：4-16)。

不過，以色列的後裔並沒有使多國得福；而是照神藉祂聖先知所預言的，興起猶大支派的獅子，就是主耶穌基督，使人因信祂，而成為亞伯拉罕信心的子孫(羅四：12-17)。

這樣，不僅夏甲的兒女是為奴的，連地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所代表舊約下的猶太人，也是為奴的(加四：21-31)，因為

是在律法下的奴役之子：“從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為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就都作他的兒女。惟獨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這就是說，肉身所生的兒女不是神的兒女，惟獨那應許的兒女才算是後裔。”(羅九：6-8)這話表面看來有些矛盾，實際上是說，人不是憑肉身的血統，而是憑屬靈的靈統：只有藉著耶穌基督流血所立的新約，因信而得稱義的基督徒，才是蒙應許的亞伯拉罕的後裔。

因此，我們今天看到猶太人與亞拉伯人之間，有兄弟鬩牆之爭，他們在爭奪地上的領土，看誰佔有那塊稱為他們家的產業；但因信作神的真兒女，有分於天上基業，才是最重要的事。可惜，他們都不此之圖，而基督徒真應許的後裔，竟被夾在中間，受兩方面的攻擊迫害。

回教的興起

牟罕默德(Muhammad, c.570-632)生在亞拉伯半島的麥加城(Mecca)，出生時，父親已經離世，六歲又喪母，由其祖父撫養。在二年後，八十多歲的祖父去世，由叔父Abu Talib收養長大，並隨叔父學習經商，也參加過部族間的戰爭。在二十五歲時，受僱於一名四十歲的富有寡婦Khadijah，為她經理販運行商貨品至敘利亞。在此行途中，他認識了一些猶太人，並基督教的教職人員；所以他不僅獲得相當利潤，並得到宗教知識。由於他忠誠能幹，精富力強，給予他的女僱主Khadijah好印象，竟然垂青於他，主動的向他求婚。婚後，生有二子四女，二子先後夭折；幼女Fatimah，嫁於牟罕默德叔父之子阿里(Ali)，後為回教Shi'ah一支的繼承者。

婚後的牟罕默德，趨向熱心宗教，有時到麥加附近的山洞默想。約在四十歲時，於610年Ramadan月(回曆九月)，牟罕默德開始從加百列得啟示。但他是文盲，口授由別人筆錄。如此持續達二十餘年，於牟罕默德逝世前不久結束，後由他的門徒結集為可蘭經典(Qur'an)。

在其創教及發展期間，自然非常艱難，屢遭迫害，多受挫敗。因為那時的麥加，有各種類的偶像崇拜，從岩石，到鬼靈祖先，還有三個女神，“安拉”(Allah)為主神之一，但散居的猶太人，及亞拉伯和猶太基督徒，則稱神或耶和華“安拉”。牟罕默德宣稱“安拉”為獨一的神；牟罕默德為安拉的使者和先知。619年，牟罕默德的妻子和叔父相繼去世。

622年，迫害益趨激烈，並有暗殺的陰謀。牟罕默德出奔到較容忍的麥地那(Medina)。在那裏，他的教義和禮儀逐漸形成，也開始組織軍隊。以後，回教定此年為回曆元年。

牟罕默德率領徒眾軍隊，經歷大小二十多次戰爭，有的是防衛，有的是攻擊，得勝的時候居多。於630年，終於和平解放麥加；牟罕默德率萬人凱旋進城，徹底摧毀三百六十個偶像，淨化了麥加。632年三月，牟罕默德率十二萬五千信徒，在麥加作盛大的結集，並登壇作最後演講。在他返麥地那後不

久，即崩逝了。

在牟罕默德開始宣教的時候，亞拉伯人的信仰和道德都極敗壞，部族爭亂不已；到他去世的時候，全亞拉伯半島都統一了，成為一神教，道德也進革一新。

繼任的領袖們，以宗教信仰的力量，領導政治和軍事，繼續擴展。本來埃及和北非，敘利亞等地，居民幾全是基督教信仰；在互相爭論的時候，回教勢力所至，如同破竹，幾乎泯除教會存在的痕跡：埃及的科斯替基督教，剩了佔全民人數百分之一，黎巴倫減低到一半以下，小亞西亞則“燈台被挪去”，殘存無幾；波斯，伊拉克，俄羅斯一部，直到中國和印度的邊界，並亞洲許多地區。以後的三個世紀，當基督教處於“黑暗時代”，回教文化卻發展興盛，科技，文學，哲學，醫學，都有長足的進步。及至西方殖民主義擴張，鄂圖曼帝國衰落，回教才失去光華。不過，二十世紀石油工業的興起，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地的獨立，回教和文亞拉伯國家又再抬頭。

回教與基督教的異同

回教信仰一神，他們崇奉的獨一神“安拉”，頗似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神。其先知名單裏，有：亞當，挪亞，亞伯拉罕，摩西，耶穌；但他們相信，最後最完全的先知，安拉的使者牟罕默德，是最偉大的“至聖”。

回教的信仰，信獨一神安拉，信天使，信經典，信先知，信預定，信末日的復活及審判。他們信耶穌是先知，甚至也信祂是童貞女所生(Surah XIX, Mary)，聽來具備比現代派更基要的信條但問題出在救贖和基督論上：他們不信三位一體，也不接受基督救恩。

回教的“五功”，或“五柱”(Five Pillars)：1)念功：誦念“除安拉外無別神，牟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稱為“誦清真言”。2)拜功：每天面向麥加跪拜五次。3)齋戒功：在回曆九月Ramadan，每天從日出到日落，要禁止飲食。4)課功：即奉獻和施捨。5)朝拜功：成年教徒每人至少一生中去麥加朝聖一次；完成朝聖歸來的人，稱為“哈及”(Haji)，是受人尊敬的銜稱。如此看來，回教是行為的宗教。到現在正統回教徒能夠以其清真誇耀“四反”：反偶像，任何形體的偶像，都絕對禁止。反淫亂，違者可判死刑。反醉酒，包括麻醉毒品。反貪婪，高利貸是罪。種族歧視的情形，在回教世界顯明比白人社會進步，因為他們相信可蘭經所說的“從一血造出萬族”，並信眾皆為弟兄，應該彼此相愛；在可蘭經中，還有一篇名叫作“Luqman”，是一名黑人奴隸。

回教的理想，與今天的世界文化正是相反的，確實在生活上是清潔的，所以能夠吸引厭惡混亂污穢的人嚮往，以為是高尚的理想。我們當然知道，行為品德不能使人得救稱義；但缺乏品德，是沒有得救稱義的標記。

回教徒對可蘭經極為崇敬，認為亞拉伯文的經是神聖的，

單其聲韻，就能使人感動，所以不能翻譯。後來信徒的範圍擴大了，為了傳播的利便，可以用各國不同的語文“傳意”，成為擴展的因素之一。

他們也注重教育，教寺和學校在一起，孩子們受伊斯蘭教育，把教義深植在幼小的心靈中。

民主國家在喋喋爭論政治和宗教分開，回教國家沒有這觀念，他們主張政教合一，以回教法律統治，支配著生活的各部分；如果可能，以清一色的回教文化為最高理念境界，包括必要的時候，以武力推行他們的信仰。今天我們還沒有看見這樣作，是因為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或是不是其當政者的利益，而沒有這樣的決心。他們認為政教分開的想法，不僅不實際，且是愚昧的；他們舉西方民主國家的犯罪數字高漲，社會失紀以至解組，認為即是政教分離，以失去道德標準的結果。不過，統計數字的意義，在於其解釋；西方國家的客觀環境，還有工業發達，貧富不均，人民流動率，和宗教包容等因素，不能完全忽略。如果把西方社會當作是基督教國家，西方的生活方式等於基督教道德，當然是不合理的。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絕對不能捨棄他們所最珍視的個人自由，而換取一個空幻的理想，“先知的樂園”。

也許，最使世界注意的，是他們的“聖戰”(Jihad)觀念，叫愛戀現今生活方式的人戰慄。其實，這是誤詮濫用。所謂聖戰，跟一般宗教說的心靈與肉體的戰爭類似，指的是個人內心世界的掙扎；也用於國家以宗教為目的的征伐，跟野心分子擴張自己意志和私欲的鬥爭，不發生關係。今年六月，哈佛大學的畢業禮上，有一個學生使用這個字作為演講的題目，引致爭議，但他認為適足表明他的心意。

今天的世界上，所需要的，正是靈性與物欲的爭戰。這是基督教的教訓。我們該正確的進行這樣的戰爭，並靠主得勝。沒有甚可忌諱的，正該正確宣揚。無厭無止的貪錢，求享受，渴求石油，才出賣靈魂，給人牽著鼻子走。為了現實利益，而背棄信仰，更不是基督徒的作法。

當然，我們不該爭奪地上的疆土。

耶穌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一八：36)

我們禱告：求主使我們的當政者，知道如何對待回教國家的人民，也賜給我們愛靈魂的心，不是只關心他們的石油，要引導亞拉伯人歸向基督。

作者：于中旻
©2025 James C. M. Yu

聖經網
aboutbible.net